

品菊鑑韻

馬派名劇 復耀香江

過去十多年，香港藝術節的外省戲曲節目，除了二〇〇三年的南戲以及二〇〇九年的越劇之外，總離不開京劇的範疇。筆者亦曾在本欄不下一次指出，劇種編排狹窄，毫不健康，有違戲曲推廣之道。可惜，藝術節當局充耳不聞，年年如是，演的盡是京劇，實在無奈！

宣傳文字 粗疏籠統

今年的外省戲曲節目，又是京劇。鑑於筆者對於這種有欠健康的現象，早有評論，因此不擬在此再贅。然而，當翻閱藝術節的《節目及訂票指南》，看罷有關京劇「馬連良系列」的介紹，發覺當中以「扶風備韻，復耀香江」為題的兩段短文，不單粗疏籠統，毫不精確，而且可議之處頗多。為方便評論，現將該段短文摘錄如下：

「京劇大師馬連良自1916年在《借東風》演諸葛亮成名後，盛名不衰半個世紀，採各家之長，大膽創作，創立極具魅力的「馬派藝術」，並編排出眾多不朽名劇。馬連良自世紀二十年代即位列「四大鬚生」，如果說梅蘭芳是京劇旦行的代表，那生行的代表就是他。適逢馬連良誕辰111周年……特邀……梅蘭芳京劇團與馬派傳人、馬家後人合作……呈現馬派藝術豐富多變的面相。」

標題與內文不符

首先，文章的標題既然提及「扶風」，為何短文內竟無半句解釋「扶風」的淵源？莫說是一般觀眾，即便是京劇觀眾，亦未必理解「扶風」與馬連良的關係。原來「扶風社」是馬連良親手創立的班社名稱。馬連良自一九二七年開始挑大樑，掛頭牌，唱大軸。之後，他在扶春社及扶樂社挑班。到了一九三〇年，他自己斥資組成新班扶風社。由於馬連良以扶風社這個班牌演出最為長久，到四七年左右才停頓，扶風儼然成為馬連良藝術生命的別稱。

為藝術節執筆撰寫短文的人士，居然出現如此嚴重的錯漏，連「扶風」也忘記解釋。須知文字工作者切忌標題與內文缺乏呼應。套用時下流行的足球術語，這種「低級錯誤」根本不可接受，亦難以原諒。

其二，文內劈頭第一句說道「馬連良自一九一六年在《借東風》演諸葛亮成名後，盛名不衰半個世紀。」這個說法不能算錯，但未及確切，而且所謂「成名」、「盛名」的概念，須予釐清。

馬連良生於一九〇一年的農曆正月，〇九年進入由葉春善掌管的「喜連成」科班、坐科（受訓）期間，「喜連成」易名「富連成」。論資排輩，他是「連」字輩，屬第二科，僅次於第一科「喜」字輩。他入科初期，原習小生，後來改為老生，在科班演出期間，雖然多演唱工戲，但亦可演做工戲和靠把老生（即文武老生）戲。在這段日子，他很受歡迎，觀眾覺得這個孩子不錯，因此可算是「科裡紅」，不過，按照當時的準則，即使是「科裡紅」，亦不等於真正的成名，更講不上享有盛名。

自挑班開始真正成名

馬連良真正成名，要等到一九二七年挑班開始。及至他在一九三〇年自組扶風社，才確實達到「馬派新聲動梨園」。

至於藝術節宣傳文字提到馬連良在《借東風》演諸葛亮成名，筆者必須為喜愛京劇的觀眾釐清有關老生行當的一些觀念。無疑，在芸芸老生當中，最擅演諸葛亮的，當然是馬連良。他在劇裡所展現的管珠在握、飄逸瀟灑，簡直無人能及，而這是梨園以至一般觀眾都公認的。不過，很多人似乎忽略了，按照京劇老生行當的劃分，在《群、借、華》戲裡的諸葛亮，屬於「裡子老生」（即二路老生）的活兒，並不歸於正工老生（第一老生）。須知正工老生按例演魯肅。如果我們只推崇馬連良演諸葛亮演得絕妙，但沒有同時就他的正工老生戲給予更高度的表揚，這是對馬連良其人其藝，反而存有敬。這個概念必須搞得清楚，否則有誤導之虞。

其三，文內提及馬連良「採各家之長，大膽創新」；但這九個字失於籠統，基本上放在任何創派級的演員都用得着。以最扼要的文字描述，馬連良在繼承老戲方面盡顯自身特色，並且進行大量的老戲新編，以及創作很多新劇。



▲《群英會》劇照。馬崇仁（左起）飾甘寧、馬盛龍飾關澤、馬連良飾諸葛亮、葉盛蘭飾周瑜、譚富英飾魯肅、葉盛戎飾黃蓋 資料圖片



▼朱強（右，飾程嬰）與李宏圖（飾趙武）合演《趙氏孤兒》 楊少鏢攝



▼穆雨（右，飾程嬰）與黃彥忠（飾屠岸賈）合演《趙氏孤兒》 楊少鏢攝

錯列馬氏為生行代表

其四，文內說道：「如果說梅蘭芳是京劇旦行的代表，那生行的代表就是他（指馬連良）」。寫這一句評語的人，對京劇根本認識膚淺，甚或毫無認識。將馬連良與梅蘭芳並列生旦代表，是觀念上的嚴重錯誤。必須明白，梅蘭芳能夠成為旦行的最佳代表，除了德藝雙馨，最重要的是他改革了故有的青衣表演，使之豐富壯大。換言之，梅蘭芳之後，且行煥然一新，並且成為典範。馬連良縱使唱功了得，做功細膩，也脫不開譚派的浩大範疇。京劇老生自「老三鼎甲」（即張二奎、余三勝、程長庚鼎足而立）及「新三鼎甲」（即汪桂芬、孫菊仙、譚鑫培）先後出現，譚鑫培集諸家大成而演變成譚腔，並且蔚然成風，為生行奠立樞樞。及後不論是余叔岩，抑或是馬連良、言菊朋、奚嘯伯、楊寶森等，雖然各顯專長、自有特色，但嚴格來說，總離不開譚派所開拓的範疇。如果要選生行代表，絕對是譚鑫培，豈會是馬連良？確信連馬派的最忠實支持者，也不至如斯疏狂，把馬連良說成生行代表。

誰是後人 誰是傳人

其五，文內第二段提及「梅蘭芳劇團與馬派傳人、馬家後人合作」；可是究竟誰是馬派傳人、誰是馬家後人，卻無述及。試問一般觀眾怎可從節目單分辨得到呢？筆者只好在此代為補述。參與今次演出的馬派傳人有三位，計為：朱強、高彤、穆雨。三位當中以朱強功力較深。馬家後人是演員角的馬小曼。她是馬連良幼女，早年在中國戲曲學校修業，夫君是琴師燕守平。

今次梅劇團獻演的馬派名劇共有五個，計有大戲《趙氏孤兒》及《十老安劉》，以及從《胭脂寶褶》、《春秋筆》、《寶蓮燈》裡各選一折。這些都是馬派戲寶，唯一美中不足的，是當下馬派傳人，很少露（演）馬連良亦屬擅長的文武老生戲，例如《定軍山》、《戰宛城》、《珠簾寨》。短了文武老生戲，確實有點失落。

紀念節目 周五開鑼

要在這篇短文述馬連良藝術成就，當然沒有可能。筆者只好舉出兩則事例，說明他的認真態度以及聰明之處。其一，他對台上一切視覺美與聽覺美，都有嚴謹要求。他扮戲時既注重扮相美，亦講求「護領白」、「水袖白」、「靴底白」，並且規定全社上下凜遵。為此，社裡有專人負責刮臉及刷靴底。其二，遇有義務戲（即籌款戲）匯演與譚富英同台演《群英會》，他總是把應由正工老生擔演的魯肅，讓讓給低他一輩的譚富英（電影版《群英會》亦是如此安排），自己甘作二路老生，改演諸葛亮。這個調動既贏得口碑，亦證明馬連良聰明，懂得為自己及對方揚長避短。試想，如果楚才晉用，馬演魯肅，譚演孔明，效果肯定大打折扣。

今次來港獻演馬派名劇的是梅劇團。戲迷當然不會覺得陌生，這個劇團先後在二〇〇七及〇九年來港，而其間朱強亦演過《趙氏孤兒》的「打嬰」。至於今次的演出，待看罷才置評。

（二〇一二年香港藝術節導賞系列之二）

編者按：「馬連良紀念系列」定於二月十日及十二日在香港大會堂連演三晚。

塵 紆



▲朱強（中，飾劉彥昌）與馬小曼（左，飾王桂英）合演《寶蓮燈之二堂捨子》 楊少鏢攝



▲馬連良在《淮河營》裡飾演關微 資料圖片

亞洲佛教藝術在港展出



▲六世紀末印度「佛陀」像，特色是「佛陀」衣着貼身，展現身軀輪廓 本報攝

▲我國北齊時期河北的大理石雕刻「沉思的菩薩像一對」周圍增加了飛天、獅子及其他菩薩 本報攝

【本報訊】記者洪捷報導：佛教傳播的歷程，也是藝術發展的歷程，由印度的源起，流傳到中國、日本、韓國以至東南亞等區域，虔敬的、以最美最精的藝術與技巧，表達對佛的膜拜。現於亞洲協會香港中心舉行的「緣生意轉：佛教的藝術」展覽，以十餘件藝術精品讓參觀者對比二世紀末以來不同材質與製作手法的佛教造像，另外展出四名藝術家的當代藝術作品，以表達他們對佛教的感觀。

古今佛教藝術同展

展品屬於亞洲協會創辦人洛克菲勒三世及其太太所捐贈，昨日在傳媒預展上，亞洲協會博物館總館長及全球藝術項目副總裁招顯思表示，這次的展品有二世紀末到當代藝術作品，展現了亞洲九個國家及地區的不同佛教藝術風格，而加入當代藝術作品又能作為傳統與現代的對話。展覽由亞洲協會博物館館長溥若詩（Adriana Proser）及當代藝術副館長手塚美和子（Miwako Tezuka）共同策劃。

溥若詩負責介紹傳統佛教藝術部分，一座六世紀末印度銅合金「佛陀」像，反映了當時印度東部比哈爾地區的審美觀，並且把佛陀像與統治者的容貌互相融合。「佛陀」像的衣褶薄透貼身，展現出佛陀身軀的輪廓。同樣是比哈爾一帶的作品，另一件「戴冠的釋迦牟尼像」十一世紀片岩雕刻，釋迦牟尼則是戴上皇冠，反映了釋迦牟尼尊貴的身份，周圍四個小佛像代表其生命中四個重要時刻。

對於一九六四年在泰國東北部出土的青銅像，溥若詩介紹說，雕像頭頂的小佛塔，證明是「彌勒菩薩像」，其單薄的衣服，纏結的長髮及樸素不戴珠寶的裝束，可見是正在修行當中的彌勒菩薩。菩薩有四隻手，雕刻得非常自然，是一件精品。

日本佛像自成一格

十四至十五世紀的緬甸銅合金鑲金「釋迦牟尼與跪拜信徒像」，反映東南亞地區佛像的特色，類似的風格在泰國也有，釋迦牟尼以手觸地，寓意呼喚眾生，見證其戰勝誘惑。佛像前面兩旁是釋迦牟尼的兩位弟子目犍連與舍利弗。

我國北齊時期河北的大理石雕刻「沉思的菩薩像一對」，兩位沉思菩薩周圍還有飛天、獅子及其他菩薩，反映佛教傳至中國，人們將佛教的內容變得更豐富，表示各處都有菩薩的保護。溥若詩說，這是屬於淨土彌勒菩薩，即未來佛。

雖然日本的佛教受到中國影響，但其佛像工藝又與我國有所不同，展場所見一座十三世紀中至末葉日本鎌倉時代的「阿彌陀如來像」，由檜木雕刻而成，但頭、身與座分開雕刻，再拼合起來，佛的眼珠由水晶鑲嵌而成，佛陀飄逸的服飾則由一種鑲嵌特色的切金手法以金葉作為幼線製成。在日本，這種作迎來印的阿彌陀如來佛，是放在即將去世的人前，接引信徒到西方極樂世界。手塚美和子介紹了四位當代藝術家

的創作，內地的張涇以寺廟中人們燃點拜佛後的香灰作材料，創作了《春佛》與《夏佛》，將人們日常的禮佛的經驗與佛像結合起來。另外，張涇以這些佛像作為對「文革」時期遭破壞的佛像的一種悼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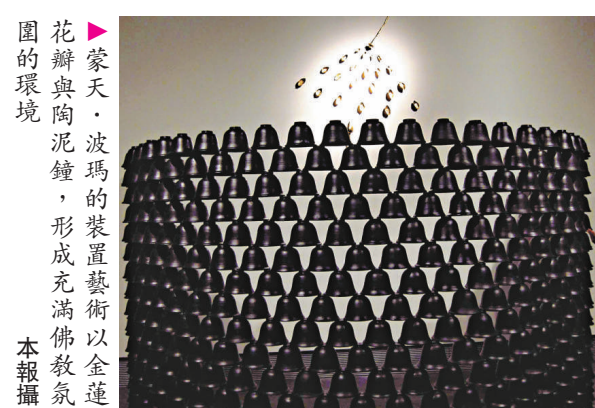
佛教氛圍度誠平和

已故泰國藝術家蒙天·波瑪（Montien Boonma）是僧人，對佛的理解無容置疑，他曾往意大利深造雕刻，因此亦有藝術家的表達技巧。蒙天·波瑪用金蓮花瓣與金葉，在僧人常用作唸佛之用的陶泥鐘的環繞下，沒有佛像，卻形成一種虔誠平和的佛教氛圍。

森·里子（Mariko Mori）以近九分鐘的錄像展現日本在過去到未來，信眾的朝聖歷程，她本人扮演過去以至未來不同人物，展現她對當地宗教的回應。

來自紐約的邁克爾·珠（Michael Joo）在佛像上安裝鏡頭，並在現場十個畫面中播放出來，呈現佛像的不同部分，讓觀眾思考，這是佛像？是藝術？抑或只是石頭？

昨日出席傳媒預展的嘉賓還包括亞洲協會香港中心行政總監陳頌文玲、亞洲協會會長 Vishakha N. Desai、何鴻毅家族基金會行政總裁黎義恩等。「緣生意轉：佛教的藝術」展覽即日起至五月二十日在亞洲協會藝術館舉行，地址是金鐘正義道九號，詳情可電二一〇三九五一或登閱該協會網站 www.asiasociety.org.hk



▲蒙天·波瑪的裝置藝術以金蓮花瓣與陶泥鐘，形成充滿佛教氛圍的環境 本報攝

- 今日文化節目精選
子超知音社主辦的「藝聲開心小觀摩」，晚上七時十五分在牛池灣文娛中心劇院演出。
Perilous Mouths排演的《哈姆雷特》，晚上七時三十分在藝穗會劇場上演。
「陽春堂說書談情」系列講座之「中國瑛珉」，下午一時在香港大學徐展堂樓舉行。
翱翔曲藝社主辦的「江南妙韻金曲夜」，晚上七時十五分在沙田大會堂演奏廳演出。
「香港首屆油畫大賽2012」展覽正在銅鑼灣中央圖書館展出，展期至本月十三日。
「時間巨輪——光影香江百年情」展覽正在香港電影資料館展覽廳展出，展期至下月四日。